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青少年親子衝突知覺的演變歷程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89 - 2413 - H - 031 - 002 - SSS

執行期間： 88 年 08 月 01 日至 90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羅國英 教授

共同主持人：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中 華 民 國 90 年 09 月 04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青少年親子衝突知覺的演變歷程

Perceived Parent-Child Conflict in Adolescents: the transition and duration models

計畫編號：NSC 89-2413-H-031-002-SSS

執行期限：88年8月1日至90年7月31日

主持人：羅國英 教授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宣秀慧（第一年兼任助理）、
辛嘉琪（第二年專任助理）

一、中文摘要

衝突是人際互動過程中的關鍵因素，親子衝突在本研究中被廣義定義為雙方中的任一方因為對方的存在而有任何需求滿足受挫，或是期望落空的「狀態」。這種狀態可以出於單方的想像或認定，不一定有事實基礎，也不一定會被任何一方察覺——被察覺的親子衝突則稱為「衝突知覺」。研究者從個人的觀察指出，親子關係中，「角色」對於親方行為的影響大於子方，親子衝突在父母的主觀世界中，比較容易以角色壓力（親職壓力）而非親子衝突的形式被察覺，而在子女的主觀世界中則比較容易以衝突知覺呈現。由於子方的衝突感受通常比較明顯，本研究從子方的觀點，以高中職學生為對象，探討親子衝突的演變過程。首先作了一個較廣泛的抽樣調查，分析青少年與父母的親子衝突有哪些常見的內涵及模式，作為第二階段研究的基礎。第二階段研究則從第一階段的受訪者中徵求志願者，進行了三次的後續訪查，探討衝突的演變過程。在1400名接受第一階段調查的受訪者中，大約有250位完成了三次後續追蹤調查。企圖回答的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1. 測量工具有沒有可接受的信效度品質，能不能清楚地展現各種不同的親子關係內涵？
2. 青少年所察覺的親子衝突中，以哪些方面為主？察覺親子衝突有沒有「門檻」現象？有哪些常見的親子

衝突模式？

3. 除了研究者已經考慮到的影響因素外，還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可能會影響親子衝突的演變？如何影響？
4. 不同的親子衝突模式，各有怎樣的演變過程？

研究結果顯示親子衝突知覺的明朗化，確實有相當的高的門檻，其間籠統的親子關係指標（知心感和負向情感）是相當好的門檻指標：在親子關係中知心感低、負向情感高，而且衝突互動的程度也到達某種臨界點的情況下，親子衝突才比較傾向於維持或升高。此外，青少年的孝道信念以及對自我主張價值觀的重視也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前者對親子衝突有緩衝的效果，而後者則和親子衝突有微小但顯著的正相關。

本研究進行得不算順利，延遲了一年才完成。最主要的困難有二：一則是測量工具對親子關係的變化不夠敏銳（穩定性偏高），另一項問題可能和親子衝突的門檻現象有關，那就是大多數受訪者的親子衝突知覺其實都不明顯，因此要能在自陳式的量化指標上分析衝突的演變，只有衝突程度接近明朗化或已經明朗化的個案才是有效的樣本，本研究所追蹤的將近300位受訪者中，大約只有數十人符合這個標準，因此很難再作更進一步的量化統計分析。如果測量工具不變，未來要用同樣方式做研究，勢必要加大樣本。此外，如果測量工具無法更敏銳，則短時期親子衝突演變歷程的捕捉也會相對困難。

關鍵詞：親子衝突、衝突知覺、衝突模式、角色期待、親子關係、青少年

Abstract

Parent-child conflict is defined as a state wherein the need satisfaction or expectations of either side are frustrated. 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between 'conflict' and 'perceived conflict' is critical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asserts that parental behaviors depend more on their perceived 'roles,' and hence parent-child conflicts are more likely to be perceived as 'parental stress' rather than 'perceived conflict.'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d on the changing processes of the perceived conflict in adolescent childre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study was a survey that is aimed to display frequent-seem parent-child conflicts in terms of their content and pattern as well. The second part included follow-up interview and repeated measures of perceived parent-child conflict for three times. Specificall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Does the instrument show acceptabl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2) What conflict patterns is common for the target population? (3) How the conflict patterns change over time? (4) What variables are important in moderating the transition or duration models of conflict?

About 300 adolescents in high schools finished the survey as well as the follow up investigation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high threshold exists for parent-child conflicts to be obviously perceived or reported. Two global measure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feeling of being understood and negative emotion toward parents, are good indicators of the threshold. The perceived conflicts will maintain in the same level or go higher only when the relationship has passed through the threshold, they tend to go down otherwise. Belief of filial piety held by adolescents is identified as an important moderator during the changing processes of the perceived conflicts.

Two major problems have been interfering during this study. The first one, the measurement of perceived parent-child conflicts may be not sensitive enough for detecting the change in 3 or 4 months. The other, most of the subjects do not perceive strong parent-child conflict. Consequently,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analyze the change across the time. Better measuring tools or/and larger sample will be in need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parent-child conflict, perceived conflict, conflict pattern, role expecta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dolescent

二、緣由與目的

研究者對這個研究主題產生興趣，起因於觀察到一些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的複雜情結，它們通常都有相當悠久的歷史。有些人因此努力設法逃離親子互動，有些人則很無奈地在「想改善卻似乎無計可施」的關係中掙扎。「為什麼親子衝突會演變到難以化解的地步」、「為什麼那麼難以化解」可以說是研究者一系列研究問題的源頭。人際衝突在本研究中被定義為互動中任一方的需求滿足因為對方的存在而受挫，或是期望落空的「狀態」。所謂期望落空包括對方讓自己失望、自己讓對方失望或是以為自己讓對方失望。這些狀態未必會引發明顯的衝突行為或衝突知覺，因此這種定義方式所包含的現象比一般人定義的要來得寬廣（較詳細的說明參見研究計畫中的文獻探討，本文從略）。

許多親子關係的文獻指出親子關係在青少年階段常有明顯的改變，衝突增多是其中之一（參見 Paikoff & Brooks-Gunn, 1991 之文獻探討），西方文獻中的這項發現和一般人的經驗相當一致。衝突增加雖然有時是關係改善的契機，但也常常使人際關係的惡化一瀉千里、不可收拾，這使得許多青少年的父母嚴陣以待，惟恐錯過了改善的機會。有點令人惋惜的是，親子衝突的主觀經驗經常是不對稱的——親方所察覺的衝突經常比子方所覺察的要來得輕微

(例如 Krohn, Stern, Thornberry & Jang, 1992; Smetana, 1989)。研究者認為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之一，是文化賦予親方與子方不同的角色。對父母而言，他們容易從角色的觀點來體驗親子互動。基於對親職的認定，他們忙著扮演保護、監督、評價甚至雕塑子女的角色，使他們容易忽略人際互動行為所產生的衝突知覺，加上他們容易把對子女未來的期望大量投注在互動過程中，更增加衝突的可能性。但他們往往不稱它們為「衝突」，而視之為「親職壓力」。對子女而言，父母的過度期望、失職、不當管教以及其他的不當行為都可能成為衝突的來源，這些卻都可能被理解為「衝突」。另一方面，文化環境又常常規範他們不能輕易表達對父母的不滿或不悅，甚至於不能輕易感到不滿或不悅。於是親子互動行為或互動情境是否被子女嗅出衝突的味道，本身也是衝突演變歷程中的一個重要指標。在研究者與青少年的父母們接觸經驗中，經常發現他們覺得孩子變得叛逆是件很突然的事。他們之所以會覺得原來乖巧聽話的孩子突然變了，很可能是因為很多明顯的衝突其實經過相當長時間的醞釀，而父母所察覺的衝突往往只是悠長的親子關係變化的「冰山一角」。所以，對於親子衝突究竟如何演變這個議題，也許從子女這一方比較容易得到較多的資料。

無論是否將衝突狀態理解為衝突，或進而發生明顯的衝突行為，如果處理不當，很多衝突狀態不會自行消失，反而會累積下來。這些處理不當（包括不予處理）的衝突經驗，很可能演變為親子之間反覆發生的循環性衝突。當然，相似的衝突形式會反覆發生，常有家庭結構和環境條件的因素涉入。葉光輝曾經用家庭系統中的「優勢支配力量」的概念來分析循環性衝突現象，企圖呈現家庭衝突一再發生的動態歷程。他指出家庭中各種互動的系統力量中，往往有一個和其他動力皆有關，而且會引發一連串骨牌效應的因素，它很可能是化解許多循環性家庭衝突的關鍵。此外，某些暫時解決衝突的模式又往往會強化不當的系統力量。例如一個具有僵化升學主義觀念的父親在家庭系統中，由於其

他結構因素的配合，可以成為家中衝突不斷的主要原因（葉光輝，1999）。

除了反覆循環之外，親子之間也可能在一次又一次的相似衝突發生時，逐漸累積爆發明顯衝突的能量。就研究者看來，親子衝突到了青春期會變得明顯，也有可能並不是因為青春期的重大身心變化，而是因為許多親子間的衝突剛好到這個時候累積到了臨界點。換言之，衝突知覺或衝突行為常常要等到關係惡化到一定的程度才明顯起來。例如有些負向親子關係知覺的分配偏態非常明顯，多數人的負向知覺集中在很低的程度，而這些負向知覺和正向關係知覺有明顯的非線性關係——它們的關聯常在比較惡劣的親子關係中才比較明顯，研究者稱這種現象為「門檻」現象¹（註一）*。衝突狀態的累積要到怎樣的程度才會明朗化？有哪些因素會影響這種變化的過程或方向？化解的契機在哪裡？父母或子女如何調整自己的行為或期待，以因應或解除逐漸累積的衝突所造成的關係張力？哪些因素會阻礙衝突狀態的解除？專業助人者介入的關鍵在哪裡？這些都是研究者關心的問題。

要解答上述問題當然不是一蹴可及的事，研究親子衝突一直有個難題需要面對，那就是主、客觀的定位。首先，親子關係的變化經常缺乏外顯的客觀行為，我們很難用客觀標準來定義或測量它們。其次，雖然子女可能對親子衝突有較深的體會，但是子女也只能描繪他們已經察覺到的衝突。對於親子關係的變化過程，則可能更需要較長時間的沈澱，才能在「暮然回首」時，有一番個人的觀照。換言之，在不同時間、不同情境，人們也許會報告出不同的親子關係狀態，但他們卻很可能說不出變化的原因或過程，甚至於察覺不到其間的變化。因此，研究親子衝突的演變歷程，既不能放棄個體的主觀觀點，也不能完全依賴個人的體察。

基於上述想法，研究者發展了一個親

*註一：研究者在1997年「親子關係的測量」研究中注意到這個趨勢，但尚未正式發表。

子關係知覺量表（註二）*，希望能找到適當的指標來描繪親子關係及親子衝突的主觀知覺，作為進一步研究親子衝突演變歷程的工具。選擇主觀知覺作為親子關係的指標，最主要是因為研究者認為它們是親子互動歷程中相當穩定的中間產物（過程中不穩定的中間產物是極難捕捉的）。研究者期望它們能反映相當微妙的情感關係，使我們在對照受測者在不同時空情境下的親子關係知覺時，可以發現親子關係的變化。這個量表已經發展了兩年，初步的效度研究結果顯示它大致具備了一個有效測量工具的雛形，但研究者也發現它在測量親子間較負面的關係知覺上比較欠缺描繪能力（羅國英，1997），正朝著加強測量衝突知覺上努力。正在執行的這個研究是利用橫斷面的調查，探討哪些指標適合用來描述親子衝突，並發現各種親子衝突的變貌，希望能歸納出數種類型的衝突模式。本研究則是希望利用該研究所發展的量表，進一步探討量化方法對於描繪親子衝突演變歷程的可能性。所謂衝突模式，是多種成分的綜合組型。由於研究者對衝突採取廣義的定義，衝突模式的組型成分包括正面親子關係、角色信念以及衝突知覺，稍後將有較詳細的說明。

近來雖然量化方法常在國內受到各種批評，但研究者仍然相信它的價值，也相信動態的、非線性的歷程未必能用量化的指標來呈現。要用量化方法顯現親子衝突的演變歷程，有幾個關鍵性議題值得考慮。首先是衝突性質的分類：研究者相信不同性質的親子衝突自有不同的演變軌跡，而即使性質相似，也可能有多種不同的演變模式，這是在進行量化分析時必須考慮的變數。第二個重要關鍵在於量化資料取得的時機：許多量化研究基於方便或成本考慮，採用橫斷面的調查，喪失掉時

間的線索，自然在推論上產生很大的限制，但這不應該是「量化」方法的罪過。最後一個關鍵性思考是數學模式的選擇：如果將量化方法侷限在常見的線性統計模式中，自然很可能使得量化工具的描繪與解析功能大受限制。事實上已經有許多學者開始嚐試著使用各種非線性的數學模式來模擬家庭中的各種動態歷程，例如 Cook 等人(1995)提出了一種所謂的「質性動態數學模式」來模擬婚姻互動過程，便充分運用了量化資料。另外，Markov models 常用來檢測類別變數在不同時空情境下的延續或轉變的趨向，有時也會用來分析類別變數的轉變速度是否會隨著不同的時空條件而改變。研究者認為運用 Markov model 來分析親子衝突模式的持續或改變，也是值得嘗試的方法（有關 Markov models 的介紹，可參見 Plewis, 1985）。

綜合上述考慮，本研究採用 panel study 的方式，在不同時間進行多次的測量，運用時間序列資料來補足橫斷面資料無法推論動態變化方向的缺失。此外，由於量化方法的最大弱點在於研究者的概念體系會限制研究所能發現的現象，因此本研究也將對部份受訪者進行個別的深入訪談，以便對量化研究方法的盲點作適度的補充。總之，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對衝突性質適度歸類，有充足的相關資訊」的條件下，嘗試用研究者發展出來的量化指標來描繪各種親子衝突模式，以及各種不同衝突模式的演變過程，並與質化的訪談資料作對照。

*註二：該研究為國科會贊助的研究，名稱為「青少年家庭中的親職壓力與親子衝突」，依據研究者對親子衝突的概念架構，尋求穩定而容易測量的親子關係描繪指標，並探討它們與若干相關變數間的關聯方式及程度。

三、研究方法

研究原本希望以大學生為對象，主要是考慮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較好，以及「親子關係的體察需要時間來沈澱」這兩個理由，但後來因為大學生已是青少年晚期甚至成人，最後決定用高中生作為研究對象，假設他們已經有不錯的表達能力以及對親子關係的省察。研究者先作一個廣泛的調查，再對部份樣本進行多次的後續訪查。先進行廣泛調查的主要目的有二：一則是先進一步檢查量表的品質，二則是藉此發現大學生群體中常見的親子衝突內涵及模式，作為進一步分析演變歷程的基礎資訊。本研究企圖回答的具體研究問題共有四項，請參見下一頁研究問題與方法的摘要表。

研究設計 本研究利用前後大約一年的期間，對同一群高中職或專科生（年齡 15~18 歲），進行了四次問卷調查，並對其中 30 位同學作了補充性的當面訪問。第一次問卷調查被稱為基礎調查，其目的的一方面是建立一些基本資料，同時尋求願意繼續接受郵寄問卷調查的受訪者。結果在回收的 1400 份基礎調查問卷中，約有 720 位受訪者表示願意接受後續的郵寄問卷調查。之後每隔約四個月對這些志願受訪者進行一次郵寄問卷，共進行三次。雖然已經徵得同意，但郵寄問卷的回收率仍然不算理想，每一次的回收率都不到四成，而且逐次遞減，還好遞減的情況還不算嚴重。第一次（民國八十九年九月 十月）回收約 350 份；第二次（民國九十年二月）回收 304 份；第三次（民國九十年六月 七月）回收 284 份。我們發現願意接受後續調查的同學，平均而言有比較好的親子關係，所幸差異並不算太大，估計這種樣本上的選擇性不致於造成太多推論上的偏差。其他特徵則沒有顯著的差異。女生的問卷回覆率較高，最後有效回收的問卷，男女生比例大約是 10：17，好在我們發現兩性在本研究中有關價值觀、親子關係及人際衝突因應上的差別都不算太大。

測量工具 本研究採用了研究者之前所發展的多種親子關係的測量工具，另外也參考黃 莉的人際和諧與衝突模式的敘述，發展成評估量表，由受訪者評估親子關係與各種模式敘述的符合度（七點尺度）。本研究依據因素分析及各種基本統計特性，從親子關係的測量中計算了五種親子關係指標，分別是：

1. 知心感，代表青少年能從父母那裡，得到正面的支持、理解、樂於分享生活經驗等感受的程度；
2. 負向情緒，代表青少年會對父母產生焦慮、不安、生氣或無奈等負面情緒的程度；
3. 親子衝突知覺，代表青少年對十種常見的父母管教行為，明顯表現不悅或反抗的程度；
4. 自主感（缺乏），代表青少年在親子互動中，感受到限制束縛，不能自己作主的程度；
5. 對教養行為的抱怨，代表青少年對於自己父母的不當教養或教養過當的描述的符合度評定。以上四項指標階層在過去的研究中使用過，也做過信效度的檢查，這一次再度運用，各方面的測量特性相當一致，不再贅述。

上述親子指標中的前四項都曾在第一次的後續問卷中再測，但分析結果發現多數受訪者的親子衝突並不明顯，並不容易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推論親子衝突的轉變歷程，因此在後兩次的後續訪查中，調查的重點較偏向親子衝突歷程的主觀描述，以及企圖發現影響親子衝突互動的相關因素，如價值觀及孝道信念等等。

研究問題及方法摘要表：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資料分析方法
1. 測量工具有沒有可接受的信效度品質，能不能清楚地展現各種不同的親子關係內涵？	調查法 (階段一)	因素分析及各種關聯統計方法
2. 青少年所察覺的親子衝突中，以哪些方面為主？察覺親子衝突有沒有「門檻」現象？有哪些常見的親子衝突模式？	(同上)	描述性統計：次數分配、相關等 聚落分析
3. 除了研究者已經考慮到的影響因素外，還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可能會影響親子衝突的演變？如何影響？	後續深度訪談 (階段二)	內容分析
4. 各種親子衝突模式，各有怎樣的演變過程？ (1) 前一時段的親子關係知覺（含衝突知覺）如何影響下一時段的關係知覺？這種關聯會不會因為衝突模式的不同而有差異？對相同樣本而言，這種關聯在不同時段會不會不同？ (2) 各種衝突模式的穩定度如何？最容易往什麼方改變？「時間」扮演什麼角色？ (3) 家庭壓力事件以及親子互動頻率等變數會不會影響衝突模式的演變？影響的方式如何？	後續多次訪查 (階段二)	徑路分析及徑路模式比較 Markov model 對數線性模式 其他各種數學模式

四、研究結果

本研究進行得不算順利，一部份原因是測量親子關係的測量工具對於關係的變遷似乎不夠敏銳，研究者將預計階段二的部分訪談工作提前，仍然無法找到更敏感的量化工具。另外，前後四次的調查本身便需要至少一整年的時間，因此整個研究

計畫的完成延遲了一年。大體而言，多數研究問題可以得到一些結論，但細部的分析尚待繼續完成。由於親子有明顯衝突的比例偏低，使得模式變遷的量化分析相當困難，有些結論還需要進一步擴大調查規模才能檢驗。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文用列表的方式呈現本研究的初步研究結果。

研究問題	初步研究結果或結論
1. 測量工具有沒有可接受的信效度品質，能不能清楚地展現各種不同的親子關係內涵？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幾個親子關係向度的測量（羅國英，1999）都有相當一致的量表特性(2) 再測一致性方面，知心感的再測相關最高，為 .73，衝突知覺與負向情緒的再測相關則較低，分別為 .62 及 .63(3) 上述幾個親子關係或衝突指標代表相當穩定的親子關係知覺，對於衝突關係的變遷也許會不夠敏感
2. 青少年所察覺的親子衝突中，以哪些方面為主？察覺親子衝突有沒有「門檻」現象？有哪些常見的親子衝突模式？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有接近三成的受訪者表示在三個月內不曾和父親或母親發生任何不愉快(2) 有關教養不當或過當的抱怨，對父親而言，最常見的是「主觀強、不聽子女意見」以及「霸道」和「小題大作」三項，分別有23%、19%及16%的受訪者覺得「相當符合」或「很符合」他們的父親(3) 對母親而言，抱怨最多的是「小題大作」及「遷怒」，比例分別是30%及17%(4) 頻率最高的教養行為未必引發最多的親子緊張或衝突。最容易引發親子關係緊張的是子女對父母的態度不夠尊重，其次則是子女交友的問題(5) 親子衝突的惡化有相當高的「門檻現象」：在親子情感疏離、衝突明顯到某一程度之後，親子衝突的狀況才會變得難以減低或化解，這種情況在全部受訪者中，大約僅占5%以下(6) 青少年對父親與對母親的常見衝突互動模式也有一些差異：對父親而言，比較多的子女會採取區隔、疏離或隱抑的方式來面對緊張或衝突關係；對母親而言，則有相當多的子女（約四分之一）會發展出類似親密朋友的關係來，比較負面的衝突互動模式則相對較少

-
- | | |
|--|--|
| <p>3. 除了研究者已經考慮到的影響因素外，還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可能會影響親子衝突的演變？如何影響？</p> | <p>(1) 量化資料顯示，自我主張或自我肯定的價值觀和孝道信念都是重要的影響親子衝突互動的因素。強調自我主張或自我肯定的青少年，傾向於有較負面的親子關係及較明顯的親子衝突。孝道信念則相反，而且孝道信念具有緩衝青少年在親子關係中自主感不足，因而產生親子衝突的緩衝作用。</p> <p>(2) 從訪談資料來看，青少年對於衝突意義的理解，對於親子角色的取替能力，以及對於父母行為的解釋方式（歸因）都會是親子衝突發展的重要關鍵性變數。影響方向和一般人的常識一致，並沒有什麼特殊發現。</p> |
|--|--|
-
- | | |
|--|---|
| <p>4. 各種親子衝突模式，各有怎樣的演變過程？</p> <p>(1) 前一時段的親子關係知覺（含衝突知覺）如何影響下一時段的關係知覺？這種關聯會不會因為衝突模式的不同而有差異？對相同樣本而言，這種關聯在不同時段會不會不同？</p> <p>(2) 各種衝突模式的穩定度如何？最容易往什麼方向改變？「時間」扮演什麼角色？</p> <p>(3) 家庭壓力事件以及親子互動頻率等變數會不會影響衝突模式的演變？影響的方式如何？</p> | <p>(1) 親子衝突容易向衝突較不明顯的方向發展，相當高比例的受訪者和父母的關係屬於「親和型和諧」，這是很穩定的親子互動模式。</p> <p>(2) 由於衝突明顯的案例在本研究中偏向少數，在統計上很難分析衝突模式的演變趨勢（很難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以下結論都只能算是一些暫時現象的敘述，仍須進一步檢驗：
時間通常是有利於親子衝突的緩和的——「和模式和諧」是所有親子互動形式中最容易有變化的形式，多數這一類的親子關係會走向「親和型和諧」或包含「親和型和諧」的其他混合型；「緊張親密型親子關係」經常搭配「和模式和諧」，這種類型的親子衝突關係容易演變成「緊張親密型」與「親和型和諧」的搭配；「負向情緒」高或「知心感」低都可能使得親子衝突的明顯程度容易維持甚至升高，顯示這兩個關係指標是相當好的「門檻指標」；「疏離型和諧」和「隱抑型和諧」相對也比較穩定（不易改變，85%以上的受訪者在四個月內維持在同一類別），但後者的親子衝突知覺和負向情緒通常偏高，更容易成為有高度親子衝突且衝突不易化解的案例。</p> <p>(3) 由於在第二次後續調查時已經發現量化統計的不夠敏感，考慮到家庭壓力事件並不是會大量出現的問題，將會更難在統計上得到具體結論，因此決定不做這方面的調查。</p> |
|--|---|
-

五、參考文獻

- [1] 王叢桂 (1997)。父職與母職認知基模及其生涯承諾關係之探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2] 朱瑞玲 (1986)。青少年心目中的教養方式。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專刊乙種之16, 頁 617-645。
- [3] 林文瑛、王震武 (1995)。中國父母的教養觀：嚴教觀或打罵觀？見楊國樞主編：親子關係與教化，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92。
- [4] 黃莉 (1999)。人際和諧與衝突：本土化的理論與研究。台北：桂冠。
- [5] 楊國樞 (1981)。中國人的性格與行為：形成與蛻變。中華心理學刊，第23卷第1期，頁 39-55。
- [6] 葉光輝 (1998)。親子互動的困境與衝突及其因應方式：從孝道觀點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第82期，67-117。
- [7] 葉光輝 (1999)。家庭中的循環衝突。應用心理研究，2，頁 41-82。
- [8] 葉光輝、楊國樞 (1989)。孝道的認知結構與發展：概念與衡鑑。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第65期，頁 131-169。
- [9] 羅國英 (1996)。青少年前期的親子關係與同儕關係：其比較及關聯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報告。
- [10] 羅國英 (1997)。青少年至成年前期之親子關係的測量。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報告。
- [11] Campion, M. J. (1995). Who's fit to be a parent? Routledge: New York.
- [12] Collins, W. A. (1992). Parents' cognitions and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relationships during adolescence. In I. E. Sigel, A. V. McGillicuddy-Delisi, & J. J. Goodnow (Eds), Parental belief systems: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for childre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pp.175-197.
- [13] Cook, J., Tyson, R., White, J., Rushe, R., Gottman, J., & Murray, J. (1995). Mathematics of marital conflict: qualitative dynamic mathematical modeling of marit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9(2), 110-130.
- [14] Hsu, F. L. K. (1971). "Psychological Homeostasis and Jen: Conceptual Tools for Advancing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3, 23-44.
- [15] Hsu, F. L. K. (1985). "The Self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A. J. Marsella, G. DeVos & F. L. K. Hsu. (Eds).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 pp. 24-55. N. Y. :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16] John Wiley. & Sons. (1985). Analysing Change--Measurement and Explanation Using Longitudinal Data.
- [17] Krohn, M. D., Stern, S. B., Thornberry, T. P., & Jang, S. J. (1992). The measurement of family process variables: the effect of adolescent and parent perceptions of family life on delinquent behavior.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8(3), 287-315.
- [18] Lewis, C. C. (1981).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firm control: a reinterpretation of finding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0, 547-563.
- [19] Montemayor, R. (1983).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in conflict: All families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families most of the tim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 83-103.
- [20] Montemayor, R., & Hanson, E. A. (1985). A naturalistic view of conflict between adolescents and their parents and sibling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5, 23-30.
- [21] Osborne, L. N. & Fincham, F. D. (1994). Conflict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In D. D. Cahn (Ed.), Conflict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17-142.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22] Patterson, G. R. (1982). A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to family intervention: Coercive Family Process. Eugene, OR: Castalia.
- [23] Paikoff, R. L., & Brooks-Gunn, J. (1991). Do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change during puber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0(1), 47-66.
- [24] Schoenleber, K., & Collins, W. A. (1988). Parental perceptions, conflict,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in preadolescence and adolescenc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stitute of Child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25] Sigel, I. E., McGillicuddy-DeLisi, A. V., & Goodnow, J. J. (Eds) (1992). Parental belief systems: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for children. Hillsdale, New Jersey.
- [26] Smetana, J. G. (1989). Adolescents' and parents' reasoning about actual family conflict. Child Development, 60, 1052-1067.
- [27] Wahler, R. G. & Dumas, J. E. (1989). Attentional problems in dysfunctional mother-child interactions: an interbehavioral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5, 116-130.